

文艺探索

WEN YITANSUO

比较研究

YUBIJIAOYANJIU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

文艺探索

比较研究

中国文联出版社

（北京）

I206.7
457
乙

文艺探索与比较研究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

B 553005

文艺探索与比较研究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贵州省印刷技工学校校办工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378 字数200千

1988年9月贵州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ISBN 7—5412—0041—7/I·10

定价：2.70元

目 录

竹王传说的文学价值及其在贵州文学史上的地位	何积全(1)
论《苗族古歌》的时代特征	李子和(12)
从《苗族古歌》看苗族先民的审美意识及心态特征	刘之侠(29)
苗族古歌与苗族文化	张 晓(43)
苗族古歌的系统与非系统	张 晓(56)
论《苗族史诗》中的图腾神话	李子和(65)
一部别具特色的彝族文艺理论著作	
——谈《彝族诗文论》	何积全(75)
植根于现代中国乡野的文学	
——王鲁彦、蹇先艾乡土小说之比较	王鸿儒(89)
淡妆浓抹各相宜	
——历史小说《九疑烟尘》与《大渡魂》比较	黄万机(113)
不同时代的“变色龙”	
——试比较张洁《条件尚未成熟》和契诃夫《变色龙》	田 原(123)
东方文化对当代西方绘画的影响	陈训明(135)
海塞与东方文化	陈训明(148)

论郭沫若的史剧理论与实践·····	秦家伦(160)
茅盾抗战时期在贵阳的文学创作·····	田 原(185)
二重心态：矛盾于都市与乡村之间的现代困惑	
——贵州文学中的情绪组合·····	徐新建(194)
陈沂小说创作漫论·····	刘之侠(221)
中国新时期诗歌的审美特征	
——论当代青年诗·····	黄邦君(231)
论诗的 力 度·····	黄邦君(246)
《红楼梦》叙“真的人物”刍议·····	黄万机(257)
曹操诗歌的现实主义特色·····	张亚新(270)
邯郸淳年谱略·····	张亚新(285)
后 记·····	(295)

竹王传说的文学价值及其在 贵州文学史上的地位

何 积 全

竹王传说问世后，通过书面记载和口头传承两个渠道保留至今。从书面记载来看，既有《华阳国志》、《水经注》、《后汉书》、《路史》、民国《贵州通志》等历史典籍，也有《述异记》等笔记小说，还有薛涛、杨文莹、余上泗、郑珍等人的诗歌；从口头传承来看，这一传说在贵州、四川、云南、广西、湖南、湖北的仡佬、苗、彝、布依、壮、侗等民族中世代相传。

在两千多年这样漫长的时间中，在祖国西南地区这样广阔的空间里，竹王传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强大的生命力，不仅在各种典籍中不断被记载，在各族人民中广泛流传，而且还历久不衰呢？笔者认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个传说本身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不朽的艺术魅力，一句话，就是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正因为如此，竹王传说在贵州文学史上应占有一定的位置。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从艺术技巧来看，竹王传说都可以同贵州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家的作品媲美。

—

竹王传说和其他地方风物传说一样，是人们从一些地理

形胜、自然现象中引发出来的，但这只不过是一个楔子而已，“构成故事的根本原因，当然还是在于人们用艺术方法描写自己生活思想感情的要求和愿望。假如没有当时的社会条件，即使是山川名胜十分动人，也不能产生出那样富有社会意义的幻想传说。”^①因此。地理形胜、自然现象仅仅是引起人们的幻想从而编织出故事来的一个因由，一定时代的社会关系和人民的思想愿望才是传说产生的根本原因。从这一角度来说，竹王传说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有其深刻的思想内容。

首先，竹王传说通过对竹王开疆辟土、创建家园的描述，曲折地表现了夜郎民族对劳动的讴歌和对乡土的热爱。作为夜郎主体民族“濮”、“僚”代表的竹王，在开拓荒芜的荆棘丛生的自然界，使之成为人们取得衣食之源的富饶的田园中作出过自己的巨大贡献。竹王“以剑击石”，在峥嵘的岩石中劈出“竹王水”，不正是“濮”、“僚”等民族劳动的写照吗？一剑把石劈开，从中引出水来，这虽然有些离奇，带有幻想的色彩，然而透过它的折光，不是可以看到“濮”、“僚”等古代民族劈山开险，引水导流，创建家园的壮丽图景吗？

事实上，古代豚水（今北盘江）两岸，长期都是“濮”、“僚”等民族居住，《尚书·牧誓·注》说：“庸、濮在江汉之南。”《正义》说：“刘伯庄云：濮在楚西南。”孔安国云：“庸、濮在汉之南。”《酉阳杂俎·境异篇》说：“僚，在牂牁”。《太平御览》卷356引郭义恭《广志》说：“僚在牂牁、兴古、郁林、交趾、苍梧，皆以朱漆皮为兜鍪”。正是“濮”、“僚”等古代民族，凭着自己无穷的智慧 and 勤劳的双手，开垦出了豚水两岸宽阔肥美的土地。《史记》、《汉书》记载的夜郎“耕田，有邑

聚”，这些可耕之田，这些可居之邑，不正是他们智慧和勤劳的结晶吗？！与古代“濮”、“僚”有渊源的一些民族中流传的一些神话、传说，可以成为竹王传说的最好注脚。仡佬族的《布什喀制天，布比密制地》说，很久以前，宇宙间是一个迷濛混沌的世界。布什喀制了天，天上有明亮的月亮，火红的太阳，闪烁的星斗；由于布比密制了地，大地上才样样都有：血就是遍坡遍野的泥土，骨就是又重又硬的石头，头就是高高低低的坡头，手和脚就是那些分枝发岔的山坡。……布依族的《阿祖犁田》说，洪水泛滥后，有个叫阿祖的巨人看到到处是浩浩荡荡的一片汪洋，人们为种不上庄稼发愁，于是阿祖套上一头大水牛就犁起田来。犁铧翻起的泥土，就成了一片片连绵起伏的高山；犁铧翻过的深沟，就成了一条条波涛汹涌的大河。这些优美动人的神话、传说和竹王传说一样，都是古代少数民族披荆斩棘开疆拓土的真实反映。很难设想，没有古代少数民族的艰苦创业和辛勤耕耘，会有今天苗岭山区、盘江两岸的青山绿水、良田沃土。正是由于古代少数民族长期在这里劳动、生息和繁衍，他们才有可能根据这里的山川景物编织出许多美丽的传说来。这中间，包蕴着少数民族人民热爱乡土的崇高感情。

其次，竹王传说通过对竹王“长养，有才武，遂雄夷濮”的描述，深刻地表现了“濮”、“僚”等民族对本民族英雄的赞美和渴求当家作主的愿望。竹王是否实有其人，历来争论颇大。有人说有，有人说无。笔者认为，竹王可能是夜郎民族崛起时的一个首领。他不仅劈开“竹王水”，在带领本民族同大自然的斗争中作出过巨大的贡献，而且“遂雄夷濮”，在争取民族的统一和民族的兴盛、强大方面立下过不朽的功

勋。因此，夜郎民族非常崇敬、爱戴他。每当少数民族受到欺压、凌辱的时候，人们更加怀念他，希望有象他这样的人物出来为他们撑腰作主。竹王传说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少数民族盼望自己的代表人物出来说话和渴求当家作主的愿望，这就是这一传说在这样长的时间里能在人民中间广泛流传的心理基础。从这一意义来说，竹王传说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再次，竹王传说反映了古代少数民族不甘任人宰割，团结一致反对封建统治者的斗争精神。竹王传说中有这么一段叙述：

“……武帝转拜唐蒙为都尉，开牂牁，以重币喻告诸种侯王，侯王服从。因斩竹王，置牂牁郡，以吴霸为太守；及置越雋、朱提、益州〔合〕四郡。后夷濮阻域，咸怨诉竹王非血气所生，求立后嗣。霸表封其三子列侯；死，配食父祠，今竹王三郎神是也。”

这一段笔者疑是竹王传说在流传过程中增补的。这种增补的情况在民间文学中是屡见不鲜的。民间文学是在人民的口中流传，因此，它与写定的文学不同，它常常在流传中被增补、被删减、被修改，处在一种变动不定的状态中。竹王传说可能是这样，它原来是一个神话，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神话在不断地演变，到汉以后演变成了《华阳国志》所记载的传说故事。这一传说故事一方面保留了原来神话中的情节，另一方面又根据当时的现实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在竹

王传说新增添的内容中，“夷濮阻城”四个字透露出了少数民族对封建统治者的斗争和反抗。竹王仅仅是因“后渐骄恣”，汉朝统治者要“开牂牁”就把他杀害，这种卑劣的行径哪里有一点民族平等可言，怎能不引起少数民族的不满和愤怒呢？！“夷濮阻城”，生动地描绘出了“濮”、“僚”等少数民族群情激愤，抗议和控诉汉朝封建统治者滥杀无辜的情景。然而，在旧社会，由于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原因，少数民族的这种反抗和斗争大多被反动统治阶级用反革命的两手镇压下去了。虽然如此，少数民族的反抗和斗争并没有停止，他们跌倒了，又爬起来，一次又一次地对反动统治阶级进行猛烈的冲击。在各民族中流传的变异了的竹王传说，就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点。所不同的是，这些变异了的竹王传说中的“竹王”，大多取得了胜利，而不象竹王传说中的竹王那样，是悲剧性的结局。竹王传说和变异了的竹王传说正是因为表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反映了少数民族人民的思想、感情，所以具有较高的人民性。

二

竹王传说不仅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而且还具有优美的艺术表现形式。它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是密不可分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民间文学的形式和它的内容一样：纯朴、自然、高尚、有力。”^②作为采自民间的竹王传说，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有许多特点。

想象奇特，富有强烈的传奇性，是竹王传说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民间传说一般都具有传奇性。竹王传说来自民间传说，自然也不例外。根据钟敬文主编的《民

间文学概论》，“所谓传奇性，是指故事情节首先必须基本上具有生活本身的形态，故事发展基本上合乎生活的逻辑；同时又把生活素材加以剪裁、集中、虚构、渲染、夸张、幻想，通过偶然的、巧合的、以至‘超人间的’情节来引起故事的转变。使故事情节的发展既在情理之中，又出乎意料之外；既给人们真实感，又比较曲折离奇，而且有引人入胜的效果”。清代梁绍壬在《两般秋雨斋随笔》中谈到唐代传奇时曾说过：

《传奇者》，裴铏著小说，多奇异而可传示，故号《传奇》”。竹王传说正是这样，一方面，传说通过偶然、巧合、夸张以至超人间的情节来引起故事的发展。一个姑娘在豚水旁边洗衣，“有三节大竹”飘到她的脚边，“推之不肯去”，“闻有儿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你看这是多么偶然，又是多么离奇！更令人惊讶的是，把破开取出男儿的大竹甩之于野，所弃之竹居然能扎下根来，并且很快发展成一丛丛、一片片青翠欲滴的竹林。竹王长大后，勇猛无比，具有超人的力量，有一次“王与从人尝止大石上”，竹王命从人作羹，从人回答说：“无水”，“王以剑击石”，巨石立即破成两半，石中竟然冒出一股清亮的泉水来。真是奇情异事，层叠而出！在整个传说中，这种集中、夸张、渲染、虚构、想象促使故事情节的发展曲折离奇，妙趣横生。另一方面，传说的故事情节在幻想中驰骋时，一点也没有离开现实生活的土壤，相反，它与现实生活联系十分紧密。请看，竹王长大后，雄长一方，自立为王。在汉朝封建统治者看来，这是狂妄自大，于是在“开牂牁”时便把他杀了。“后夷濮阻城，咸怨诉竹王非血气所生，求立后嗣”。汉朝封建统治者为了平息少数民族的愤怒，乃“封其三子列侯，死，配食父祠”。基本情节又是由现实生

活的画面组成，情节的推进也深刻反映了现实生活的矛盾，符合社会生活发展的内在逻辑。这种“多奇异而可传示”的手法，把奇情异事和真实情景有机结合在一起，从而使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既在情理之中，又出乎意料之外。

与情节的发展紧密联系，在行动中刻画人物，是竹王传说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常常都具有与众不同的气质和本领，正如鲁迅所说：传说的人物，“或为神性的人，或为古英雄，其奇才异能为凡人所不及。”^③竹王传说中的竹王就是一个具有“奇才异能”的人物。他不仅与众不同，为竹所生，而且力大无穷，勇猛无比，一剑能把巨石劈成两半。在各民族中流传的变异了的竹王传说中，“竹王”更是一个顶天立地，降龙伏虎的英雄好汉。布依族的金竹师刚毅勇敢，神力非凡，他抓往竹梢一下就可以飞到几千里外的京城，同样，抓住竹梢一下又可以飞回家乡。他用手帕一掸，露头的太阳都可以被掸下山去。官兵杀了他，他还可以死而复生，带领人马向官兵报仇雪恨。壮族的莫一大王力大无比，勇武过人。他能把自己养的黄牛用肩膀扛起爬山过坳；能用一堆牛粪堵往激流，筑起水坝；能用伞把把山戳个洞，让水穿过山洞流过来，还能用伞把当做放牛鞭，把一座座高山当做猪羊牛马赶到大海中去……

值得注意的是，竹王传说以及变异了的竹王传说在描写竹王时，不是孤立地刻画人物，而是与情节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塑造人物时，很少作静态的描写，常常是把人物放在行动中刻画，在尖锐的矛盾和斗争中去表现人物的命运、性格和心态。这样，无须多说，只要几个细节就把人物

的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维妙维肖。

与山川古迹，民俗民情结合起来，从而使传说充满了浓烈的地方色彩和民族色彩，这是竹王传说在艺术表现上的又一个重要特点。地方风物传说，大抵是关于某一地区所特有的江河湖海，名山大川以及各种地方风物来历的传说。竹王传说作为地方风物传说，是关于竹王祠竹林、竹王水、竹王三郎祠由来的传说。竹王祠竹林、竹王水、竹王三郎祠在历史上都是实有的。由于传说与存在的一些山川古迹紧密联系，不仅增加了传说的地方色彩，而且还增加了传说的真实感。

竹王传说中已可看出一定的民俗活动的端倪。随着竹王传说的流传以及少数民族对竹王的热爱，在各地的少数民族中出现了许多与竹王有关的民俗活动。清代诗人杨文莹在《幸草亭诗钞·黔阳杂咏》、蒋修铭在《黔轺纪行集·黔阳竹枝词》、余上泗在《蛮峒竹枝词》中提到的“赛竹王”、“赛竹三郎”，就是各地少数民族的民俗活动。这种“赛竹王”、“赛竹三郎”的民俗活动，各地少数民族是否相同，已无可稽考。湖南《乾州厅志》记载了苗族“赛竹王”的民俗，“竹王庙在州五里雅溪，俗称白帝天王是也。红苗极崇信尊奉之，每岁于春分前以辰日起巳日止，禁屠沽，忌钓猎，不赤衣，不作乐，献牲后方弛禁，稍有不谨，则有疾疫瘴疠为灾，故其虔如此，遇有冤忿，必告庙誓神，刺猎血滴酒中，饮以盟心，事无大小，饮血方无反悔，否则官断亦不能治。”竹王传说正是由于传说故事与山川古迹，民俗民情结合了起来，描绘出了少数民族地区情调迥异的风景画和风俗画，从而使传说具有浓烈的地方色彩和民族色彩。

竹王传说是关于夜郎民族起源的传说。它流传的中心地带是夜郎国首邑夜郎县。《华阳国志》记载：“夜郎县郡治。有豚水通（广）郁林。有竹王三郎祠，甚有灵响也。”关于夜郎县故治所在，历来众说纷纭。有说在桐梓，有说在长顺，有说在罗甸，有说在安顺。笔者以为夜郎县当在今贞丰、册亨、望谟间。上述诸地不管在哪一点，都在贵州境内。因此，可以说，竹王传说是有典籍记载的贵州古代的有影响的一篇民间文学作品。

与贵州作家文学相比，竹王传说比有典籍记载的贵州作家的作品早得多。有典籍记载的较早贵州文艺家，当推西汉武帝时期的“牂牁名士”盛览。据《西京杂记》记载，盛览曾得当时大辞赋家司马相如的指导，写出过《合组歌》、《列锦赋》等文艺作品。竹王传说被常璩采录进《华阳国志》虽然是在东晋永和年间，然而它的创作肯定比《合组歌》、《列锦赋》早得多。由于时代久远，《合组歌》、《列锦赋》等作品现已散失，因此，竹王传说成了有典籍记载的可以断定是贵州的第一篇文艺作品。

竹王传说作为有典籍记载的贵州古代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在贵州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首先，竹王传说被《华阳国志》采录后，一些笔记著作也加以记述。如任昉的《述异记》就记录了竹王传说：

“夜郎县者，其南远异国名也。其先有女子浣纱，忽三节竹流入足间，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

，得一男。归而养之，及长，有武略，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逮汉帝元鼎六年征西南夷，改为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赐以王印绶，后卒。夷僚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众为立庙，今夜郎县有竹王神是也。”

这样，竹王传说就同九隆神话等一样，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中的一篇重要作品。这些志怪小说对唐传奇，宋话本以及明清小说的形式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独特的贡献。

其次，竹王传说对故事情节的讲述，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以及它的浪漫主义手法和浪漫主义精神，对后代的文学特别是民间文学以很大的启迪。在布依族的《德者的故事》、仡佬族的《高力大》、侗族的《吴勉》等民间传说中，人们都可以看到竹王的影子。在创作手法上，这些民间传说或多或少地都受到了竹王传说的影响。

再次，竹王传说给后代的文学提供了创作素材。历代的一些作家以竹王传说为题，写出了不少意境优美，格调清新的作品。唐代女诗人薛涛在其《题竹郎庙》中，从竹王祠前秀丽的景色写起，写到当地百姓纪念竹王的民俗活动，抒发了自己对美好生活想往和对现实生活厌倦的思想感情。清代“西南巨儒”郑珍在《巢经巢诗抄》后集·竹王墓》中，用诗歌形式叙述了竹王传说，并从史学角度对竹王及其有关问题进行了考证，可以说是一篇诗体论文。由于作者学识渊博，掌握材料丰富，虽然诗中充满了考据和议论，但使人读起来并不感到枯燥。

总之，竹王传说作为至今可以看到的有典籍记载的贵州古代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在贵州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值得加以深入研究。

注：竹王传说见《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序》

①见《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序》

②摘自古雪夫：《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民间文学》，载《苏联民间文学论文集》

③鲁迅：《中国小说史略》